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2023年11月23日
星期四
潍坊晚报

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曾艳

一场穿越时空的凝视

读马益著《庄农日用杂字》有感

□张克奇

世间总有一些相遇让人念念不忘，且思之益深，就像在临朐县文化艺术中心，当我邂逅了108幅《庄农日用杂字》系列手绘年画后，就产生了颇多感慨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临朐文化工作者，我对《庄农日用杂字》和临朐手绘年画都非常熟悉，但让二者跨界牵手、惊艳融合，使得已走进苍茫历史的古文古意再次鲜活起来，尚属首次，这无疑闪现出一种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智慧灵光。

《庄农日用杂字》是临朐先贤马益著在清乾隆年间写成的，为五言体，全文共474句，2370字，通篇俗语俚句，一韵到底，既是杂字又组字成句，句句都有较完整的意思。该文以四时为序，事无巨细地写出了耕种、施肥、锄草、收割和蚕养养猪等全年农事，以及买卖、婚嫁、饮食等日常生活情景。因其以庄户语写庄户事，朗朗上口，易懂易记，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，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山东及冀南豫北地区村塾村学的启蒙教材，被农民誉为“农户书”，后人誉为清朝鲁中民俗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
“人生天地间，庄农最为先。要记日用账，先把杂字观。你若待知道，听我诌一篇。”《庄农日用杂字》以此开篇，写一刻也不得闲的农事繁忙：“开冻先出粪，制下锄和锹”“行说立了夏，家家把苗剌”“一时贪秋忙，没到菜园边”“行说寒风至，身上一挂单”……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，庄户人的日子怎一个艰辛了得！

不惟如此，偶有闲暇时，人也不能贪玩，而是要为生活多做一些准备和努力才好：“山茧买下些，蛾口练成棉。棉花轧去种，速叫大弓弹。男女齐下手，不要坐着玩。织成绸子布，不穿兑成钱……早起拾大粪，春季种庄田……得空拾柴火，早起磨下镰。不管干和湿，一总往家搬……”好一个“生财由大道，勤人不肯闲”！

在年复一年的辛苦忙碌里，作者非常留心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：“蓑衣防备雨，苇笠钉上圈”“驴将鬃头带，牛把缰绳拴”“下晌染了穗，早晨再另摊”……这些经验做法，非亲眼所见、亲身所为不能得。

尽管一年到头如此辛苦忙碌，老百姓的日子也只是勉强糊口：“黏粥小豆腐，煎饼随时摊。蒸些荞麦角，蘸着蒜泥餐。烧汤泡干饭，糊饼也休嫌。”这跟富人家相比可是天壤之别：“弱人服参汤……冬天肥羊肉……对虾并蟹子……参鲍肉丝鲜，驼蹄与熊掌，猴头燕窝全。那怕天鹅肉，说要也不难……”穷人吃粗咽糙，富人们却吃香喝辣，这样的鲜明对比，你有啥话说？

生活再苦再难，日子还得继续下去。平日里吃糠咽菜，对于婚嫁这人生一大喜事，还是要尽量办得体面一些。“男婚小登科……冠婚安八品……娶亲赁花轿……前拥后护的，像个八品官。”可是因为实在没钱，有些事也只能将就将就：“首饰无多用，假的就省钱。”但在招待客人上，还是得一咬牙一跺脚，拉下再多的饥荒也得打肿脸充胖子：“一连四大盘。大小十二碗，饭须两三餐。”这体面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？

一通忙忙碌碌，转眼新年又到。掰着指头算来算去，必要的东西还是得置办：

“先买对子纸，丹红砂绿全。花笺共黄表，锡箔不用言。蜡烛称几斤，爆竹买两盘……梭布七八寸，铜扣买连环。”眼看着手里的钱越来越少，可是“妮要坠子带，小要核桃玩”，不由得有些生气、伤感：“一阵胡吵闹，令人不耐烦。好歹凑混罢，那的乜斜钱……”伴随着作者的一声叹息，一年也就到了头，不禁使人想起“年年难过年年过”的辛酸无奈。

每次读《庄农日用杂字》，作者马益著疲于劳作、清苦过活的情形都会浮现在我眼前，似乎也经常会看到他在弥河边彷徨的身影。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得知，马益著约生于清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，临朐人，是明代北方第一制科状元马愉第十一世孙。《光绪临朐县志》有记：“（马益著）赋性聪颖，十岁能属文，长老异之。及长，博学多闻，兼习杂家艺事，无不精妙。年逾八旬，日勤著作不辍，遗稿甚富。”据有关资料记载，马益著除著有《庄农日用杂字》外，还有《四书声韵编》《无牙诗解》《诗韵撮要》《水灾传》《佐酒谐谈》等十几种，皆曾行抄于世，只可惜如今大多已散失。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如此勤奋笃学之人，却怀才不遇，屡试不第，只于清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得了个岁贡生，耕读一生，终身布衣，因而经常受到士绅们的讥讽和父辈的责备。一次父亲训斥他：“文不成才，农不识谷，一生何以为计？”他积怀难释，愤然执笔，写成《庄农日用杂字》一文，以此回应他人的嘲讽和父亲的责骂。在八股文盛行的科举时代，马益著敢于用白话文写作，足见其胆识，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自己提出的“言应俚俗，文本庄农”的写作主张。

著名散文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对《庄农日用杂字》颇为尊崇，曾在1961年7月18日专门撰文《一种杂字》给予高度评价。文中说到因对这本《庄农日用杂字》印象深刻，很想再找来读读，并写信托人去找，可回信说这种书已经找不到了。就在他深感失望之时，却意外地收到了从老家寄来的一本，据说是辗转经过几道手才得来的。“我真说不出的高兴，像渴了喝水一样，一口气念了两遍……这种《杂字》是五言的，叫做《庄农日用杂字》……这虽然不是名家的名著，但终究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，一个不太小的地区流行过的启蒙书……对各地曾经流行的《杂字》本做搜集研究工作也一定很有意义”。

著名诗人苗得雨对《庄农日用杂字》也给予高度评价：“古代这种杂字读物有不少，我读过一些，唯这一本被选为私塾读本，显然因为它写得好。联系我们今天时常组织的日用韵文写作，我发现，写得比人家马老先生出色的不多，难有‘像个八品官’之类形容，因之，也难怪少有推广开来的。”

对于《庄农日用杂字》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财富，临朐县已充分认识到其价值，近年来通过手绘年画、出版书籍、情景剧表演、编写乡土教材、走进中小学课堂等形式不断进行诠释、展示和传播。虽然世殊时异，农业生产和生活习俗较过去有了很大变化，但它对于我们了解过去、研究民俗方言、教育子孙后代、传承民族文化仍然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。

这就是文字的力量、文化的魅力。它不仅能穿越时空而不朽，也可以让生命获得世俗之外的一种本真的价值。

凌云少年乡情浓

苏轼《初发嘉州》赏析

□王春玲

朝发鼓阊闾，西风猎画旂。
故乡飘已远，往意浩无边。
锦水细不见，蛮江清可怜。
奔腾过佛脚，旷荡造平川。
野市有禅客，钓台寻暮烟。
相期定先到，久立水潺潺。

清晨，船在响亮的鼓声中起航，西风猎猎，画旗招展；随着船的漂流，故乡渐渐消失，要去的远方，无边无际。回首望去，锦江水越来越细，逐渐看不到了，眼前的蛮江（青衣江）却清澈可爱。船从大佛脚下奔腾而过，空旷的江面，浩浩荡荡的江水，呈现出一马平川的辽阔景色。乡野间有一位高僧，正在钓台上，暮霭沉沉中寻觅我的船只。我们约好了相见，他一定是先到了，久久地伫立着看流水潺潺。

苏轼的这首《初发嘉州》写于嘉祐四年（1059年），有人认为是苏轼最早的诗。其实，现存苏轼最早的两首诗，是作于同年的《咏怪石》和《送宋君用游犇下》，他因母丧居蜀期间。不过，苏轼诗编年集都以《南行集》为开端。

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洵47岁，他带着19岁的苏轼和17岁的苏辙，离开家乡，赴京赶考。第二年正月，兄弟两人同时金榜题名，一时轰动京师。四月，苏母程氏去世，父子三人奔丧回四川。三年后，苏轼、苏辙兄弟俩服母丧期满。苏洵决定举家搬迁，他带着一家老小，从家乡眉州出发，沿着岷江，经嘉州、渝州、忠州、夔州，出三峡转陆路进京。父子三人心情舒畅，沿途游览名胜，触景生情，写下了170余篇诗赋，由苏轼作《序》，苏辙作《引》，合编为《南行集》。当时，苏家从嘉州登船，《初发嘉州》正是作于此时。

嘉州位于岷江与青衣江的交汇处，在今天的乐山附近，此处有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——乐山大佛，佛像高达71米，背靠悬崖峭壁，面临湍急的江水，气势异常雄伟。此时的苏轼，少年得志，意气风发，“朝发鼓阊闾，西风猎画旂。故乡飘已远，往意浩无边。”这位凌云少年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同时，这首诗里也有苏轼浓浓的乡情，慈母去世，举家离开故土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惆怅和眷恋在所难免。诗中那个在潺潺流水边等候的“禅客”，究竟是立的身影，应该也有几分苏轼自身的写照吧？当时，嘉州有位修行高僧“宗一”，是苏轼的同乡，苏轼久慕其盛名，想去拜访，两人约好了在一个钓台见面。“相期定先到，久立水潺潺。”应该是虚写，与李商隐的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共话巴山夜雨时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苏轼想象高僧应该早早在等候他了。我们仿佛能看到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，甚至约好了以后有机会再相聚。